

瓶中的惡魔

文 / 紀新
圖 / 呂坤和



蔡火土士一心想要發大財，他的妻子和兒子卻認為不是簡單的事。想發大財起碼要靠兩種條件，第一是運氣好，有財命，第二就是肯吃苦耐勞，完全憑著勞力去換取。然而蔡火土士總是希望瞬間變成大富翁，擁有一切榮華富貴。有一天，他到雜貨店去買一瓶酒，準備好好痛飲一番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心裏想這麼小的一瓶酒就是好幾十塊錢，實在太貴了，而賣酒的人一定賺不少錢，如果有辦法動動腦筋，自己也能來賣酒，也許能一本萬利。當然瓶中的酒是經過一番改裝，加入一些冷開水，反正賣出去，人們打開了瓶蓋就不能再退貨了。

「對啦！我把我的想法告訴我的朋友，看看他們的意見。」

蔡火土士立刻去找他的好朋友陳水清和廖松發。

「想要發財的話，何必在酒中摻入冷開水，索性去購買工業用酒精來製酒，那樣財源就

會滾滾而來。」陳水清明白的表示著。

廖松發吸了口氣，也說：「火土，這可是發大財的最好方法呀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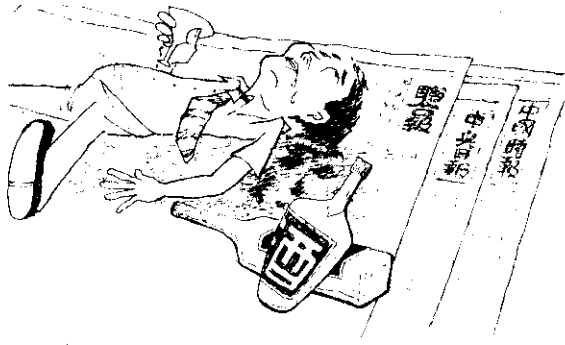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們的意思是要製造假酒？」蔡火土仰著臉問。

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真假難分，只要我們有大錢可賺就成功了！」陳水清雙手一攤，顯得很輕鬆的樣子，「怎樣的後果，讓那些買酒飲用的人自己負責，我們何必擔心？」

「這話確實很有道理，這叫做姜太公釣魚，願者上鉤。」廖松發說。

蔡火土明知製造假酒是犯法的，可是他被錢財迷昏了頭，尤其他生性懶，不願吃苦受累，所以想了想，竟聯合起陳水清和廖松發共同開設地下工廠，製造假酒，經營起非法的勾當，以小錢賺取了大筆的金錢，怎不使蔡火土心花怒放呢？沒過多久，蔡火土搖身一變，變成了富豪之家，換了大房子、新家俱，又買了四輪的大貨車。然而他的妻子和兒子始終被蒙在鼓裏，只曉得蔡火土和朋友開了一家工廠，生意越做越發達，至於蔡火土的工廠做些甚麼，他的妻子和兒子一點也不知道。

終於不幸的事發生了，報紙上刊登了飲用假酒暴斃的事，一些貪杯的人，因為飲用了假酒，有的嘔吐暈眩，有的雙眼突出，最後一一死亡。蔡火土看到了這些消息，心中開始不安，一連好幾夜都作了惡夢，夢見喝酒死亡的人都變成了厲鬼把蔡火土包圍起來向他索命。蔡火土大聲呼救，驚嚇醒來，他的妻子莫名其妙，再三追問原因，蔡火土不再守口如瓶，因為他內心實在恐懼極了。



終於不幸的事發生了，報紙上刊登了飲用假酒暴斃的事件。

，他向妻子說明了真相。

「哎呀！你太糊塗了，怎麼做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？」妻子埋怨著蔡火土：「我和兒子寧可去討飯，也不要你賺取這種骯髒的錢來養活我們，明天趕快結束工廠，再也別要製造假酒了。」

蔡火土鼓起最大勇氣向陳水清和廖松發表示立刻結束工廠，不再製造假酒，以免內心的負擔越來越沉重。

「哼！你怕甚麼？那些喝假酒死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我們所製造的，也許是喝了別人的。」陳水清雙手交叉插在胸前，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情：「不必害怕，只管做下去。」

「只要你不去翻看報紙，一切都心安理得的。」廖松發摸了摸下巴，「再說我們的瓶蓋和標籤做得得天衣無縫，放心！」

「不行！做假酒是缺德的事，上天要懲罰的，我看還是洗手不做吧！」蔡火土請求著。

誰知陳水清變了臉色，大聲的說：「不行！這工廠是我們三個人的，三個人在一條線上。誰也跑不掉。」

「更何況當初是你蔡火土出的主意要賣假酒，現在反悔了

是不行？已經太遲了。」廖松發拍了拍蔡火土的肩膀，「繼續做下去，還能賺更多更多的錢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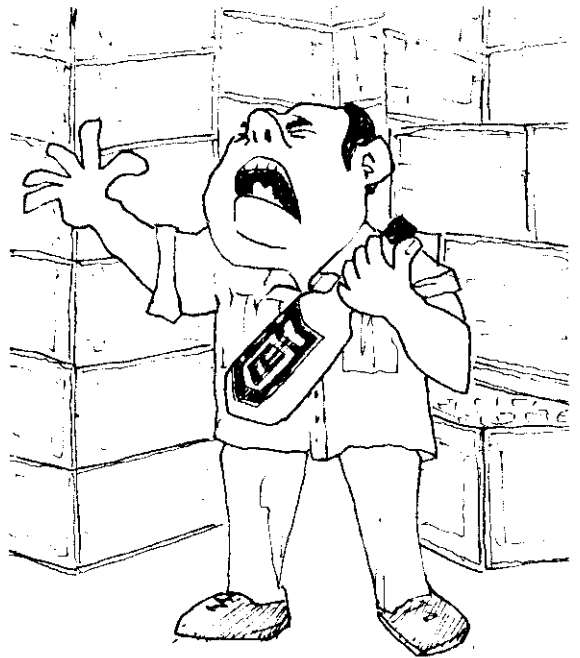
「當初我的意思是酒裏摻冷開水，根本不需要用工業酒精來製作假酒的。」蔡火土為自已辯駁。

「一個五八，一個四十八，都是一樣是在騙人。」陳水清說。

「還是乖乖的做下去，有利可圖的。」廖松發眯著眼。

蔡火土想起了連夜的惡夢，心存餘悸，陳水清和廖松發見蔡火土面帶猶豫，意志不堅，恐怕壞了大事，牽連他們，於是合力把他拖到一間小屋裏關閉起來。

沒過多久，警員趕到，包圍了這製造假酒的地下工廠。警方是得到了蔡火土妻子的密報，尾隨在蔡火土的身後，竟破獲了這家地下工廠，將私造假酒的人帶走依法偵辦。



陳水清大聲的說：「不行，這工廠是我們三個人的，誰也跑不掉。」